靖獻編 元

靖獻編

金兄子靜亮行氏拳拳於辛壬之獄嘗托我諸兄弟論撰伸卞文字而以爲立文遣辭之際不必爲自我說者蓋爲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之倫而聲冤之伸不伸實關 聖誣之終始也然自我而論壬獄則人之見之者未必謂公言故耳余既倣其言撰所謂大義說而顧於事實之源有未盡說者故更述諱誣二辨以冠之而總名曰靖獻編云爾然其事則俱據公家文字而其義則又窃取當世君子之論特推廣其說而

以之折衷於先儒緒論不敢妄有所一辭取辨
於膏肓之間焉則庶幾見之者未遽謂一家之
私言也噫當乾道之世朱夫子序魏元履所次
戊午讜議而以當日是和者之多不下前日非
和者之衆而深嘆夫前日人倫之明而當日之
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當日之不正矣盖惟人
倫不明人心不正故靖康之大義不競而國隨
以亾矣今日士大夫處君臣父子之間而其於
辛壬癸甲之義使生去就離合之情殆同朱子
所謂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

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者而其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云者以今觀之又殆有甚於乾道之世則所謂辛壬癸甲之說係關天下之大義者將不復明於世而國事從亦可知矣然則吾輩之所拳拳絫欷於此不忍其一朝亾廢而冀其爲後人之所取而考焉者其亦元履當日叙次之

蓋自書稱倦勤以來世無諱疾病以為忠者而諱疾之說始興於　景廟當宁之世其弊遂將為亡國之本何幸噫疾疢疾之災元非可諱之事而　景廟之有疾明甚以前後　批教之判下者言之則乙巳四月引對時承旨金橰曰臣於辛丑四月因旱災疏請親祭則　批以予素有不潔之疾有妨於齋明盛服之道以此觀之則豈不知　大行大王之有疾乎修撰李重協曰臣受恩　先王朝旣陪胄筵又侍經幄前後幾番而　玉候漸不如初　孝寧殿祭享不能親行者屢矣臣於筵中以羣情疑惑明白下教為請而其

時備忘記曰李重協以玉署之臣不知予之有
疾耶以病不參祭之義明示中外臣念及此事嗚咽
不能語矣又辛丑建儲後 備忘有曰 先大王以
日月之明深慮予之無嗣矣到今予之疾恙漸加無
望斯男噫此豈爲可諱者耶以見諸行事者及凶徒
之所自言者言之則辛丑冬 慈聖下教 世弟曰
吾近來病甚久不見 大殿汝見 宗社將亡何不
告知於 大殿乎 世弟旣承 慈教就上前泣告
宦妾輩罪于 宗社之狀自此尚儉等窂閉清暉門
使 世弟不得問寢視膳 十二月二十二日夜侍直李世煥所記東宮筵說

噫使　景廟而無疾患則豈不能躬行日三朝之禮而　慈聖乃反有疾甚久不見之教乎抑宦妾豈敢縱肆胷臆若是其無忌乎尚儉輩謀逆事發　慈聖再下諺教於藥房初則凶黨封還人莫得見而　再教有曰儲嗣之定即奉　先大王遺教　大殿親書爵號予又以諺教下于大臣而定之不幸宮人宦寺交搆兩宮欺蔽　聖聰予心嘗慨惋招宮人開諭以和同之道則敢以凶悖之說肆然於　大殿與予之坐前其罪狀必有當律噫　景廟而無疾患則定大策之際　慈聖豈必親教外庭而宮闈逆亂之發乃

人主默坐而 東宮告急之書見格而猶不已乎
辛巳宮人之獄 肅廟以其罪關 先后而宮中之
事又非外臣所能詳故親鞫而嚴覈之欲得其交通
情節而快正王法以慰 賓天之靈則崔錫鼎乃上
不必窮覈之劄尹趾仁又發移鞫本府之請於是乎
天怒赫然斥之以護逆而威罰隨之其所以明倫理
清禁闥之意有如是矣當 慈教再下之日凶黨不
得已請誅宦妾而其兩司之啓曰兩閹之罪 春宮
引接宮僚時除去二字足爲斷案兩宮人之罪 慈
聖誘教情狀悉著此臣所以直請亟正邦刑者也治

逆之道出付攸司設鞫嚴問得情然後明正典刑自
是不易之常憲請文有道朴尚儉石烈必丁等設鞫
得情以正王法噫此賊之謀害 東宮逞惡 慈聖
交搆兩宮何等大逆而亦豈幺麽宦妾無所挾而能
者哉所以凶徒之急急請誅以爲掩跡之計而及其
人情齊憤衆口難防則乃發鞫問之啓而其所謂出
付攸司正與辛巳移鞫之意同一關棙而不惟不得
罪於 景廟反得勿問正刑之 批則洽中其願欲
而卒之治獄之全然孟浪至使逆婢在家自斃推此
以往無不如其志矣以 景廟孝友之至德爲 慈

聖爲 東宮而治惡逆防禍源之意豈可不及於
肅廟之爲 先后而然哉無疾患而謂若是乎噫若
一鏡之疏入而一夜之間 備忘疊下朝著盡變此
乃辛丑臈月事也而越明年正月凶徒奏啓之辭曰
近來朝臣疏劄之入啓未下批者甚多大臣陳劄事
體自別并不賜批不勝悶鬱院啓又曰 殿下從諫之
德漸不如初眞儒疏又曰 殿下近日處分與立誅志
述時有異凶陰之疏構誣之章留中累旬不賜嚴批
似若有寬緩不罪底意思府啓又曰勿論其言之是非
得失或留中不下或無批答還給若此不已則臣恐

人皆解體李濟由此凶徒之言則　景廟政令之美疵勤倦何乃不滿一月之間若是其判異也冊封使先來報至之翌日三月二十七日　傳曰令觀使臣狀啓封典克完其幸曷已先來軍官譯官爲先加資此其至情歡悅之意藹然於絲綸之間矣　傳旨于下變書卽上而侵誣　東宮極其陰慝則此正乙巳　敎文所謂旨意所注路人所知者也乙巳八月頒敎文曰虎賊變書中誣及予身語極陰慝旨意所注路人亦知且其上變不先不後必於使价竣還之翌日則渠輩肝腑於此益復呈露矣難掩　噫自我　列聖朝以來凡有告變苟係亂逆則無論大小必設親鞫良爲事體重大而情實難明楚

獄多濫也當變上之日乃稱諸承旨請對時上變人睦虎龍爲先出付該府事定奪又稱領右相賓廳啓曰上變人有出付該府之命而旣是上變則卽當設鞫嚴問依例擧行何如 傳曰允又稱領相趙泰耉右相崔錫恒禮判李肇戶判金演請對入侍則鞫廳移送本府事允下噫以 景廟爲 東宮歡悅之意如彼而忽遭罔測之變則必將愕然而驚赫然而怒親問告者窮覈事端而乃反謂一循羣凶之言任其操縱而無所可否耶毋封大臣之不待告者之爰辭而卽從處置之啓又何與先來賞典之事一切反之

哉噫若此而謂 景廟本意者其果然乎及白望上變者恒鏡檀輩之内外締結圖危 東宮之狀與後鄭宇寛之告脗合彰著而卒歸於罪人之死中求生而置而勿施則申鉎乃於垂死之中畧陳其情狀而施被黨逆之律投死絶島矣於是錫恒請對乃稱罪人間目外亂拈勿書推案事及局外人徑論獄事之疏一切勿捧事 榻前定奪云爾則於此輩可謂得意之秋而獨 景廟當初爲 宗社爲 東宮之意掩翳而不章矣只如四大臣之死始則曰李金亟正邦刑依啓中允減律賜死之請而未後 倫怠曰

先朝舊臣一時賜死有所不忍減死安置及凶徒屢請還收始曰勿煩而終以允字書下矣李忠慼按律之啓終不允下而六月 倫忠有陳奏兼奏請正使李健命鞍馬田民賞典之命則其所以嘉悅冊封之意本自如此而其視忠慼何如也於是凶徒驚駭而爭請還收數月之間不停不允而忽依亟正邦刑之啓矣八月乍稱賞典還收事始停而旋稱亟正邦刑依啓噫此果謂 景廟之本意乎趙忠翼按律之啓往年竟出允字而三年之內凡 先王朝行政之義用人之盛大小輕重從頭翻案無一存者夫繼述常德也更張變事也謂 景

廟不安於　肅考之政而有所更張則上下徃復必
有甚不得已之辭而抑何嘗有是乎以　肅廟至大
至剛雷厲風飛之威其於追　列朝之關典動必稱
引　先旨廣詢僉議而後董行其一二矣如六臣姜獄之類
乃謂以　景廟温文沖恬之德近改　寧考之道只
消以依允二字一切從事乎萬萬無此理也姑舉其
大而言之甲戌改紀之後　特許宋文正合享於道
峯書院而丙申處分又旣廓然大定乃於　景廟代
理之初手下一札曰近日處分正而是非明可以不
惑於百世事關斯文顧不重歟予意汝遵莫之或撓

又作一文字以付　御製篇末曰父師輕重之說曾
有下教矣一自擬書墓文入覽之後予深究義理是
非大定可以有辭於後世為予子孫者須遵此意堅
持勿撓可也惟其謨訓之丁寧若是故　景廟代理
四年之間一遵此意嘗下求言之令而有近日事
聖斷赫然是非大明如有假托應旨變亂黑白者斷
不可容貸之教　景廟繼述之本意又自如是矣曾
謂　聖考御世則視同金石　賓天之後則便歸弁
髦耶彼羣凶乃敢肆然而為說曰丙申處分非　先
王之本意又曰　先王積年沈痼之中浸潤之讒無

所不至則直驅之於亂命之歸矣乙巳綸忘記曰先王雖遑豫之中孜孜勤政為臣子者安得不知而敢以積年沈痼等語肆然書疏其無嚴莫甚於此既已考啓之後不可事往而置之疏儒崔鐸停舉至於辛巳處分則因諸臣之爭執而

聖教若曰晝思夜度為 宗社為 世子不得已如此其憂深慮遠丁寧懇惻如此而彼尹極之徒方乘時逞志欲以張其勢則乃敢推引黯希之遺種而得罪 先王千係惡逆呉始復張天翊等者尊為上賓復其官爵而甚至於謂之誣獄而請翻其案盧世梓許辟趙宗世姜鳳儀呉斗錫等則彼以為此獄發告者何人按治者何人而齮

其案又當何所止極耶當 肅廟按誅李潛也 教曰辛巳宮闈之變予實親覈

之今予在而此輩如此他日必仲逆張而後已敢以此說肆然於　嗣王之
前而得保其首領者此果何如亦可謂　景廟之本
意乎噫事之變異非常如此而輒曰稟　上旨取
上旨上旨固何嘗若是也乙巳　筵對右相閔鎮遠曰
先大王有時火升則有未覺察故聞頃年臺啓中
不發落之事欲以依啓施行而其時史官洪聖輔爭
之而止云耳修撰李重協曰其事豈不痛心乎臣等
執因納供之後判付特放而臺啓閣月爭執當因引
見入侍又爲論啓　答以勿煩而其時承旨欲以依
啓書出擧條假註書洪聖輔以未聞此教爭之承旨

至有請推註書之事而以勿推爲　敎臺啓則以勿
煩書出爲　敎矣豈獨此事爲然乎凡所欺蔽　聖
聰逞其私臆者皆此類也閔曰若非洪聖輔則李重
協等死於桁楊之下已久矣噫擧此而他可知矣此
何莫非疾患之所由然雖以一鏡奏達之語觀之或
曰　殿下含糊於是非之分隱忍於忠逆之間豈
殿下規模深遠範圍宏大而然哉如臣淺狹不勝躁
悶于中或曰雷厲風飛之號令縮而不舒左右交章
淑慝莫卞公私例讓　批旨輒靳或曰東執之簡銀
臺之奏只以勿煩知道爲　答此何望措手於國事

或曰怒有為怒今 殿下之怒也不言其事之當怒
罪有為罪今 殿下之罪也不説其端之可罪只以
無狀責之乃以 殿下自悔歸之於一時之失吾君
果有病乎此病不已於國事何噫苟有一分嚴畏之
意豈敢侮長伸縮若是之甚乎 景廟而無疾患則
渠雖兇獰豈敢出此乎所以 聖教曰其兇獰之心
得成則謂之際遇不合於心則如此陳疏陰兇情節
即其一疏可知柳應煥疏後 慈教又因大臣請以 先王有
疾為羣奸乘時欺蔽之意及於告 廟之文以光
先王之盛德而 聖教曰辛丑年以妖宦事引接宮

條時說話想在春坊矣當初不諱其有疾而到今豈欲必諱耶以其時優待大臣之事觀之變易 肅廟舊章非 大行大王之初心自可知矣念予積年侍湯之餘遽罹崩天之慟又遭 大行王同極之痛豈不欲仰體 先旨有光盛德而有疾等語實不忍形諸文字故以此爲教耳大臣曰 上候如是故向來諸臣恐有妨於 調攝不得已奉承 聽政之教而一邊人以此爲罪案矣 上曰諱言疾病然後可以搆誣諸臣故如是耳乙巳四月初二日 然則 景廟之有疾 聖上亦未嘗不知矣且於己巳十二月十七日 筵中

聖上言當時宦妾之弊曰予其時仰稟 景廟削其名於內府矣聞有以予所請之事何以許之仰達者予聞而駭之其後任自爲之之 教果做出矣予以問 候入去則閤門不開問寢之路阻矣予歸臥而思之曰事已至此宜有階梯故抵書於咸原國舅俾達此狀於 宣懿王后矣有持來其書之 命故予親持而至門則他中宮又閉門故予高聲責之曰予因 傳教而來汝何閉門云爾則其中官始開予乃入侍進納其書 景廟見而笑之予以臣之納此書欲明無他而此書宜置臣所 下覽後還給於臣數

次仰請則紅袖從傍曰何為強請宜卽退去云故予
聳之懔然卽為退歸其後 景廟引接朝臣時三進
此書於香案上必欲出示朝臣 景廟終不納此書
若出付朝臣則將欲何為以其時景象言之則若非
皇兄至仁盛德予何以得有今日乎 皇兄每見
予則必欣然而笑又欲來臨予所則中宮有沮之者
景廟曰予欲觀予弟近讀書汝何止之邪且於甲
辰 命取紙筆來 命召 世弟未知此時欲有何
教而終不納紙筆其時事可知矣 庚申十二月二十五日筵說
上曰當其時非 景廟至德則予豈得有今日乎
其後轉益危疑無他告急處不得已求助於咸原君

其答云以臣之意陳達予入先達於 坤殿達于 大殿則欣然從達有放逐宦寺之 命故愛 下教

出窓外聞紅袖直進榻下曰何以為此云云予聞 此事無可為歸卧所處 而門遂開任自為之之僞教

旋下矣予不得已下直於 慈殿則 慈殿始 知而 驚動然後僅得開門矣所謂悖慢云者 石烈云世

弟豈可任自名侍講院官員乎石烈又直謂予曰姑 待之自有當為之時云云予之所遭何可言何可言

其時痛心 豈可勝論 噫當日宦妾輩內外締結乘時竊 命至

於此極者其故何哉若是乎 景廟之有疾明甚而

凶徒自始固諱之 景廟初即位閔相登 筵面戒

曰臣在實錄廳考閱日記則 先王居憂篤孝勤學

實爲感節令 殿下大小祭享一不親行 講筵尚

未一開羣下無不失望 祖宗三百年基業至 殿

下而隆絶則後雖欲追悔其可得乎此豈誣毁君父之辭而以此得罪於凶徒得志之初以爲外托規箴而欲揚君父所無之過啓辭甲辰冬李義淵上疏首明辛壬以後事非 先王之意則凶徒譁然而起以爲前後處分赫赫照人耳目威福自出權綱揔攬求諸載籍實罕倫比謚疏寬而言者竟死於誣上之律丙午掌令任徵夏疏論 先王有疾羣奸用事之狀而曰最初倫忿出於尚儉之手人孰不知又以殿下當一治之數冝思撥亂之策爲言 上以治亂字未安下嚴敎凶黨羣起欲殺初命遠竄及丁未凶黨再入栫棘絶島仍被拿鞫會戊申賊供辭有觀上之治徵夏以知向 景廟誠否之語 上深惡之徵夏亦竟死矣更化之初閔相進袖劄備陳 先王之有疾又請

於告 廟文字勿諱 聖疾 上始許之鄭錫三徐
命均宋寅明等交疏恐動遂寢 前命而至發合啓
請罪矣及府院君魚有龜疏上則不敢復以其言爲
誣罔而又終不欲以 景廟爲有疾故其爲說益窘
遁最後書命教之疏曰彼輩所謂 先王之疾者未
知爲何等疾恙耶若其一時火熱升降則固有之矣
是以辛丑 批旨不過曰如是而已搢紳疏語不過
曰如是而已渠輩所謂庭請之啓亦不過曰如是而
已其後三四年間未有別證之層加亦未聞以疾患
爲言者而有疾之說忽驚於鎭遠之袖劄敢以爲不

能省察不能領會而告 廟之議起焉自玆以後世
之毁 先王者則曰有疾下 先王者則曰無疾其
謂之有疾者其心勝固無足道謂之無疾者亦過矣
又曰 先王於兩司之啓曾所靳允者則雖當神怒
不平之時曰勿煩曰不允者未嘗一語錯矣間因火
升譴退遞臣未幾復名仍示慰諭曰緣一時火升有
此過擧惟是一時之火譬如日月之食又曰三年
諒陰之中未嘗或愆於祭奠之節以至展孝園陵禱
兩社壇接臣鄰延客使未嘗以疾恚而曠廢雖有一
二停廢之時疾病之來聖人時或不免又曰 先王

辛丑以前嘗刑人賞人辛丑以後亦刑人賞人刑賞同是一事而在辛丑以前則渠輩當朝故不曰羣下之欺蔽辛丑以後則渠輩獲戾故必曰非 先王本意豈 先王之疾有先後輕重之別耶何其言之首尾橫決左右矛盾也此其爲說雖費盡機巧逞其譸疾之本情而終不能全然掩諱乃曰火熱升降則有之曰謂之無疾則亦過矣辛丑冬 景廟引疾而聽政命下之後錫恒履逆逹奏曰臣待罪藥院今已周年 聖候輕重豈不詳知乎凡於問安之 批每以無事爲教或請入診則或以別無大段疾患或以時無形見之證不許入診所謂不安之節不過痰火引飲小便頻數而已此豈沈苦之篤疾乎 殿下每以奇疾爲教臣誠莫知其故也十月廿日初 光佐疏曰雖以疾病爲教寢食如常神

氣無減因是而思就閑其有此理乎勿論上下設有
奇疾勉强藥餌徐得完復者何限堂堂萬乘之主因
一時疾恙欲舍萬機之重者古今天下寧有是乎此
輩雖不欲 景廟就閑 當予代理爭之如此而其
所謂痰火引飲小便頻數設有奇疾一時疾
恙等云終有不能諱而益見 證祟之深矣 又方言
未嘗以疾恙廢事而旋曰雖有停廢之時疾病之來
聖人不免雖欲曲諱而終止於有疾無疾之間則其
證恙之非常亦可知矣若其所謂三四年間未聞
以疾恙爲言則固其宜耳渠輩方且得志而惟恐言
景廟之有疾至以醫官李時弼斥言 上疾而諉
煞之則孰敢言 先王之疾者然其侮弄凌轢則至
於所謂吾君果有病乎此病不已則於國事何者矣

靳允之啓勿煩不允未嘗一錯者信如是也則其萬萬事理之外而輒稱依允者固皆出於渠輩之從中變亂如洪聖輔所爭者耶其曰間因火升譴退遐臣未幾復召慰諭者以始允二大臣賜死之啓而旋即還收之事觀之則亦必有是矣其非 本意所在而出於一時火升之致者固自如此則閔相所謂或不能審察領會而羣奸乘時欺其蔽凡所欲爲之事無不如意而後已（乙巳四月初二日筵說）者不爲誣矣大凡人之疾病不愈則加 景廟疾患有如魚有龜蹶所謂臨御五載之間 聖候未復常節則何以必其無前後輕

重之別乎辛丑梁聖揆疏以為仰贍 玉色比諸昔年頗欠敷腴此乃渠輩之所不能諱者則李重協所謂 玉候漸不如初者節次如此理固然矣而必曰三四年間未有別證層加者其為意固將以傅會於光佐泰億之事乎縱使一如渠說辛丑以前則惟先王之舊臣夾輔 嗣君謹守 先王之政令固無聖疾之可說而亦豈欺蔽之足云乎追其奸凶乘君上之有疾戕殺舊臣變易舊政至以倫常之大義琬琰之遺訓謂非 先王之本意而輒稱 上旨盡行刋黜則其為 嗣王難洗之累德為如何哉 胡氏

論宋眞宗曰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
不過爲矯誣上天之主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
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祥符以後之
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以數君
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
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夫眞宗眞有用人之失矯
誣之罪而若辛壬之事專出於羣奸之乘疾
患則所謂難洗之累乃非景廟之失德矣睦來
善樫煥等之伸復也壬寅五月六日其三司爭執之啓曰已
已羣奸之斁倫滅紀罔有紀極而睦來善之敢以不
恭不敬等語使揚於異國其無國毋將臣義之罪可
勝誅哉今者金吾之臣因其孫上言敢請復官此防
一壞彛常將斁又曰緣坐罪人樫煥爀等職牒還給
之命窃不勝訝惑夫庚申之獄逆鄭浪藉罪惡貫

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此必 聖明未或深思而然也只此二事渠輩亦不以爲 盛德事矣然辛丑以前 先王在上舊臣夾輔則何以無此而必出於渠輩當國之日乎噫方其廣樹黨與引以爲助則庚申己巳之徒亦欲稍伸其志以明得意如極之黨則乃復以彝倫名義之說顯爭 君上之失要以塗人耳目濟其胸臆外賭東均之名內售專國之心其情狀之痛惡可勝言哉始凶徒之廣樹黨也引沈檀爲吏判及其朝著盡變意欲旣滿而檀也稍引私黨則乃相猜嫉沮擊而檀之稱李滔爲古所謂爲太子死者而請依朴泰輔爲 先后死而贈職旌閭也泰耈難之以爲泰輔則 先王御世時特命褒贈旌閭諸則事係 當宁

凡人臣事君當引君以至當底道理自上深思處之云爾則檀也曰 先朝抱冤之類幾盡昭雪獨於李瀷豈無表章之道乎於是者恆輩語塞而遂同請襃贈矣檀又奏任徹依尹志述例不待結案正法則台佐曰結案正法即三尺之常典不可輕改以啓日後無窮之弊也權重經疏陳許辟之冤則極黨啓請罷職曰權重經頃在湖營時投進一疏乃敢分疏許辟甘與之同歸至於三十年自瀷等語尤極駭惋夫自瀷云者即不屑於當世歛迹高蹈之謂也重經得罪先朝三十年廢錮國法至嚴則渠何敢以此等文字肆然陳聞於殿下之前乎其放恣無忌莫此為甚云云此正歐陽修所謂小人以利為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踈則必相賊害者真此輩之謂也然則其可不明言其故

上告皇靈布諭中外乎辛丑以前未嘗有言 上疾而抵罪者則所謂首尾橫決左右矛盾者又何所當乎噫彼輩之必諱 景廟之疾豈徒以為如此則向

所謂變告非常都歸於 景廟之失德而自脫其擅弄欺蔽之情實哉 景廟而無疾恙則春秋鼎盛中宮新冊出治之道螽斯之慶方未艾矣諸臣何故徑請 建儲 當宁安得遽升 儲位渠輩之所執以爲說者自可以取信於天下後世矣是故數年之間把此圈套起誣獄變 敎文而至甲辰 大喪則上候沈淹四旬而光佐爲藥院都提擧終不設侍藥廳如連進獨蔘茶而亦泛以茶飲書出若變出倉卒者然以致凶言狩蔟而一鏡維賢實之以身（閔氏家乘紀畧云光佐之內妹子維賢以 端懿王后親弟身實同洞之凶言流播遠邇云云）叅億亂東

證之於文恭僖 國恤頒教文云誰知半夜之間遽承憑几之命亂東挽章一句無恙何曾慮侍藥諸臣亦不知又備忘記曰撰進挽章事體至重不可不審也明矣今觀司果朴亂東所進挽詞則危道閱歷千層浪翻座依俙一夢塲一句殊不審愼從重推考使之改進以唱戊申之凶檄此乃凶黨諱疾之本末也其志果但爲擅弄欺蔽而爲之抑故必明 景廟有疾患然後 肅廟之遺意爲非出於私意 東朝之彰定大策非所謂境外之志而變易非常非 景廟之失德勉升 儲位非 當宁之得已而 四聖之誣白矣不然則一切反是而凶黨之爲說沛然矣彼謂 景廟無疾患者果出於臣 三朝而忠 景廟之心乎己酉閔相國上疏言臣曾在藥

院考見甲辰日記則　先王自其七月有疾沈淹四
旬未乃連進蔘茶夜中急招醫官者數而外人絶未
聞知此亾徒所以誑惑愚民而作亂也宜自兩東
朝畫將大漸時證候本末明白下布以定人心而宋
寅明嘗疏沮閔相告廟之議又以諌長請從合啓
而及戊申賊起乃變其前說而奏閔相神劄為出於
苦心則亦恐其
同歸於逆故耳

誣辨

昔蘇軾論寒病而成蠱者以為為國者亦然其說曰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病作内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里父老教之曰是醫之辠藥之過

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
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内勞其主隔
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焉
究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効從之朞
月而病良已噫向非里老之知言則人之見之者必
将為真蠱無異辭而亦将終於蠱而已矣然此何當
病蠱哉天下之事變無窮事固有如是者矣夫千乗
之君為人所誤而横被惡名者何獨不然然導疾以
成蠱者醫之忘而已而幸有里老之謀忠則一言而
明之矣若千乗之君横被惡名直由於亾賊之奸計

而終莫能爲之洗脫則亦可謂有民人上下之國焉
歟噫庚子以後之事尚忍言哉 聖上之受誣罔極
而至今三十餘年之間由淺入深轉輾沈痼而莫得
以下之者其故何哉實惟避嫌之說深爲之證祟也
惟此避嫌二字恰成亂賊不討誣獄不伸彼此相當
而忠逆同科率爲凶徒之口實矣噫尚忍言哉夫允
逆之於人猶梟獍之在物終不可相化而爲善矣故
以大舜之世而四凶竄殛三苗分北程子以爲堯非
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已誅之及堯擧舜
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人者始懷怨憤不平

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而誅竄之也朱子亦曰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遜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而有苗之不率雖能敷文德而格之其昏迷不恭終亦乍臣而乍叛故旣格之後猶且留其善者竄徙其不善者使不得相染而爲惡夫以舜之盛德大業其神化之極能使神人以和百獸率舞而獨此四凶三苗者必至於竄殛分北而後已豈其德有所不逮哉誠以宄逆之情終不可相化而不服而臣之則其怨憤不平生心害政以之君不君臣不臣而彝倫敗壞家邦不靖亂由此興而無以稱堯之付舜也是以擧

位之初舉而誅之不以堯之舊臣而留難不以事關
自己而爲嫌一擧措而天下咸服後人所謂舜不惟
德盛又且才高者此之謂也噫若辛壬凶徒之於我
聖上其不服甚矣眞儉泰耉伺疑虛喝猜抄於
潛邸之時庚子眞儉疏云丁酉獨對時事非外人所敢知而旣曰庭鞫則不可謂必無是事至今四年之間中外人心莫不以此爲大臣之罪而臣愚則以爲遽然獨對爲可罪入對以後事不欲抑勒深罪以傷仁恕之道而第大臣之膺命赴京也上劄請得銀貨乃敢以丙子使行時彼人所引大明律爲言者實非人臣之所敢言丙子請封儲位時故相臣徐文重膺上价之命彼中言會典中諸侯王年滿五十正室無子然後始許承重爲嗣之語而不許封典其後再請乃得準許思之至今爲東方臣子者莫不憤惋而我殿下正位春宮殆將三十年所代理萬機累接北使則彼人必不容他議於其間而大臣乃敢

逆探彼人未萠之心應行之常典雖不費一錢自可
順成而六萬餘銀貨其將用之於何處云云　國恤
後北使來吊之時秦耇方在郊外䟽　批未下　而連
上三劄以爲得見北使所謂知會文字　有相見　世
子并弟子姪後急回云云是果眞傳消息則其意不
可測豈不驚心此若不思防塞其可謂國有人乎吊
列國之君而并及於弟子之爲陪臣者上國行之爲
失禮陪臣受之爲冒嬻彼雖不可責之以禮義王子
諸宗豈敢安於此哉又曰得見迎接都監及備局啓
辭則皆云勅使稱以皇旨云云至於備局書示王子
某嬪出要某氏噫此何擧措耶已書示今無可奪之
勢而竊見偕來承旨韓世良政院所報中所謂皇旨
謄本則其末端只云這表章傳於朝鮮國王妻子姪
勻諭凡十四字而已何嘗有王子某嬪出要某氏之
文耶承旨示臣之本謄傳之際豈有缺文誤字而然
耶若無缺誤則客使與都監備局之所云據何而然
耶設令眞有皇旨豈無方便之道而一從其言書而
示之惟謹耶又曰得見領左相聯名劄云云臣之初
劄在於見所謂皇旨謄本之前而驟聞其所謂知會
文字之語不覺驚駭卽上一劄只就事理而論之矣

然大臣劄以爲不待僚臣之言而臣亦知其決不可從此則可謂與臣意不謀而同矣臣何以預料其到
館後防塞而不爲一言㧞其時遲奏未有定弄之見於外者臣安得不及時劄陳乎厥後得所謂皇旨謄
本然後始知自初操縱者太半非出於所謂皇旨而彼乃憑藉勻諭二字有此意外無理之擧豈不痛心
旣非皇旨中語則宗戚多少某出某要力論關重與否寧有公然書示彼人之理哉云云 鳳輝繼
以無人臣禮四字唱之於 儲位旣定之後而及夫
景廟引疾而 聽政命下則錫恒夜啓宮鑰恭耇
潛入北門邏扠 成命而世良則曰天無二日地無
二王陰移天位國人疑惑權珪則曰皇天必欲亂亡
我國家耶何爲而有此擧也噫此輩之視 聖上如
此則其平日之怨懟不平理當如何然四亾之於舜

則其怨憤不平固自謂等耳恥遽爲臣而且謂世堯
之天下者舜非其人也若我 聖上則三宗血脉惟
聖上在耳 景廟有疾而無嗣則 宗社神人之
托捨而寔適而彼之不服如此則苟究其故其凶逆
之情有浮於四凶萬萬矣此其罪已不止於誅竄汙
逐而彼輩得志之後徑究大獄粧出三手之案逆乕
之變書首告白望以爲三手之本而乃曰延礽之妾
男又謂沈尚吉挑得乃心金省行私謁 潛邸而又
自爲註脚曰乃者以礽字邊乃字故也己巳十二月十七日筵
諭 上曰其時乕龍所告者誰也卽當刑訊矣兵判
曰乕龍招辭即凶言也所當即爲刑訊正法而只以

進其疏而一作其遽疏

事關東宮之言勿書仰請者宣有一分臣子之心乎判府事閔應洙曰㡌龍變書明是大逆事當即爲鞫問而稱以事關東宮掩護不問以此金省行初則亦姑留置欲以他條煆煉終不能延及而後始乃鞫問其所窮覈者將欲何爲其心所在誠極萬萬切痛矣而耉恒鏡檀輦按治其獄則曰事關 兩宮者勿出朝報一鏡撰所謂討逆教文則曰內屋咸臙蹀血禁庭進其疏而引諭則曰鍾巫之推刃沙立之擁立也李鳳鳴一疏云一則曰懷刃鍾巫一則曰蹀血禁庭鍾巫云者鼂魯桓公殺隱公事也胡傳曰羽父請弑桓公實與之同謀蹀血云者鼂唐宗殺建成事也云云柳應煥疏云其疏所謂懷刃半夜有若魯之 鍾巫此誣 殿下也會中行毒有若漢之冀顒此誣慈聖也秉喪矯旨有若秦之斯高此擬 殿下於秦亥也旣稱聲罪討逆而反以三手宂言籠罩我 殿下與 慈聖者昭不可掩云云然則 聖教所謂以子爲逆魁者

即所以發盡凶徒之底蘊而方其勘討三手之勳也
沈檀請推泰耈爲元切曰當四凶懸劉之日 宗社
危如一髮諸宰請對再安 天位無大臣請對之擧
則國必亾矣寧保有今日而虎龍亦豈有告變之地
乎凡錄勳不必只錄告者必以炳幾衛社爲勳號則
大臣不可不錄矣然則北門之入果爲壬獄之權輿
而其所講張已與三手同案矣幸賴名號既正 東
朝在上而 景廟友德天至未遽下手而必欲一逞
而後已故壬獄既成之後留存一脉凶言以爲究竟
張本其徒之請嚴趙聖復致死之由則曰鼓道所插

銀釵色變青黑手足指甲微青則飲藥自覺之狀敗
露無餘蓋此輩包藏凶圖潛蓄鴆毒平居則必通婦
寺欲逞弑逆之計事窮則締結獄隷用售自滅之計
前後行藥即是一串貫來請鞫金姓宮人則曰禁闥
肘腋之間凶賊假息盃觴飲啜之頃旣根莫除其在
嚴懲討防後弊之道宜可一任延拖而爲長寇養虎
之歸耶旣根說未除去舊熖必當復熾雖 景廟以
無爲答而數年之間持是說不變有若朝夕禱祝以
飫耳目而及夫 景廟禮陟光佐泰億一鏡維賢之
徒陰售奸計顯貿凶言以實三手之案宮人之啓而

聖上嗣位之初明彥尹容輩請對則曰逆娚事于
今三年矣瀝血爭執未蒙允兪而遽遭崩天之慟此
賊爲必復之讐甲辰九月十三日其指意已極陰憯而弼夢
則直曰 殿下有何忌嫌云爾則出許琉疏其陰持顯斥
又所以要賣一鏡之疏矣噫亂賊何代無之而若其
情節之凶悖用意之奸巧亦豈有如辛壬後諸賊之
倫也 宗社之托天人之歸而公然誣衊一人唱之
千百其和揑虛爲實證無依有始則陰釀終然顯訟
以塗一世之耳目苟其視 聖上有一分臣事之意
豈若是乎其罪逆之通天地貫古今如此則國有象

刑民有秉彝因民之秉彝用國之象刑固是庸常之
道也然而 聖上則不然其所以處凶逆自始至終
大拂人情 嗣服之初光佐輝億擢置喉席凶疏悖
啓慰諭温渥於是醜類增氣營救一鏡之徒充滿朝
廷而鏡虎天海肆辱於前己丑汝立獄親鞫之日諸賊肆蔑把 上不道之言則羣臣憤甚至於環侍而泣矣當鏡虎天海弼夢順觀等鞫問之時亦有憤甚而泣者乎柳應煥疏曰奸凶之徒窃見 殿下之淺深鏡虎之徒臨刑相訣猶肆惡言其不以鏡虎爲逆而異於 宣廟之庭臣可知矣夢徵猶亮移檄於後者恒輩當日揣摩經營者
情實畢露而所謂勘亂遺本柳末卒卒爾縫凶言益
無所懲戢根依然故在矣嗚呼辛壬斬伐之餘人皆

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彼草埜之賊下士之微於凶徒自非有父兄之怨而特爲 君父之辱 宗社之恥甲辰以來抗辭請討誅竄相望而猶不知止是所謂秉彝之天也乃 聖上一切非之以不欲蔓延而其所以慰安彼輩之心則許光佐以貫日之忠奬着億以知卿忠國之心久矣(甲辰十一月崔補疏後批答及備忘記)比鳳輝於負圖之漢臣(出林柱國疏)而彼輩所以對揚天褒則曰謂臣黨一鏡而不忠於 殿下夫豈成說雖使千萬人聞此其孰信此(光佐疏)曰豈知 殿下知臣之有素至於此哉士爲知己者死於敵以下猶當如此況人

臣而得此於 明主哉泰億疏曰殞首結草固未足以
諭臣欲報罔極之心也鳳輝疏此輩之發此言固所謂
自口而謾而乃 聖上亦未嘗不知群凶之情而待
之若是甲辰冬十一月十一日備忘曰自我 祖宗傳授心
法者乃堯舜孝悌之道則一鏡引魯唐之事其譏
聖朝者深矣伊日三司之臣無一人請譴之章殊甚
無嚴到今先務蕩平之時此等既往之事奚足介懷
于中而若以教文事有普救者則决不可容貸而光
佐泰億輩按治一鏡之時有內官搆奸之舉出吳命峻疏
鏡布兩賊家文書焚之於大庭出柳應煥疏而乙巳合啓

之答(正月十三日)曰如此則終無古人不藏怒之義矣(鳳輝)
事曰只有逆鏡陞資事爲今日藉口之資(光佐事)曰定
策門生等語是 造說也他事雖不知而此言則猶
可記(泰億事)曰此則臺官誤知矣沙立事乃故左相錫
恒之言非右相之事也然則 聖上於諸賊之罪不
但非有所不知固亦有詳於羣下者矣然而不卽加
誅而寵命便蕃閒亦略施譴罰而至於光佐泰億則
請討愈嚴而非之愈固其故何哉兩賊之爲逆姑擧
其槪而言之則一鏡敎文及疏之凶慘卽張輩公傳
而不諱者故雖以金東弼之護逆偶然觸口而斃矣

甲辰 脩忘罪仲救一鏡者曰金東弼疏中衆言讙
譁指爲狂悖則獨於儒臣未能聞之耶然則光佐其
敢曰不知乎而吳命峻論光佐疏曰朝晝經營惟在
於廣樹黨援以固根本凡係薦拔只任愛憎苟其私
黨必欲擢用而請兩嘉善直超資憲一政目仍以二
人超資事承傳書出國朝以來大臣薦人或以御
筆特除或擬望受點而奉承傳超資三百年未所有
者所謂兩嘉善郎一鏡真儉也特擢兩賊而創出無
前之例者非所以褒賞之耶褒賞一鏡者朱苐斯皇
則一鏡顧何獨爲逆乎甲辰大喪不設侍藥廳以證

鏡虎之言以唱戊申之鋒而泰億之教文胤東之挽
語經緯乎其間則其心計之陰凶又非諸賊之比也
李義淵疏陳　景廟之有疾諸賊之凶圖則光佐應
疏咆哮感言宣仁門請對之事曰其所陳請乃擧國
之所同辭人道之所當然則固與泰耉輩同心同德
而當爲虎龍之首切如沈檀勘勳之論也又言臣等
顧何足論卽辛丑以後事非　先王之意一句語非
覆載閒人所可萌於心而發諸口者爲人臣子者敢
以此形諸筆端徹之於黈纊之下民彝墜人理滅而
國不亡者有之乎噫渠之所見如此則　肅廟丙申

處分又何以一筆句斷曰非 先王之本意也出朴趾赫
疏宋相光疏固將甘心爲 肅廟之賊臣乎 肅廟之賊
臣而自謂其忠於 景廟與、當宁者豈非悖亂之
甚乎噫 景廟有倦勤之疾人孰不知而 肅廟八
年違豫之中勵精爲治 聖上亦嘗言之於崔錫時
矣然而義洞則抵之大逆而加以極誅光佐則弃乃
無事天下事固有是耶彼錫之罪名且與義洞同矣
而其罪又止於停擧矣 聖上之爲 肅廟豈有後
於爲 景廟之心而在彼則明其爲罪而縱之在此
則知其無罪而戮之是豈好惡之本心哉 聖上每

以光佐爲有 宗社之功未知其爲 宗社之功者
果何事而假使光佐都無逆節而眞忠於 當宁彼
以 肅廟獻世而恣意誣毁 聖上當陽而輸心納
忠則正宜引義誅絶以明天倫無間之義以正人臣
事君之道也況其所謂 宗社之功者萬萬無此而
都是凶逆賭肚罔詐手段乎壬申十一月倫忘記謂光佐曰甲辰無此人
無今日戊申無此人無今日甲辰之爲忠則以其所謂謂臣黨一鏡而不忠於殿下人孰信之者觀之
則其所以自許者若可信矣然一鏡亦嘗曰臣之本未莫逃於洞鑑之下文字間決摘成案豈或萬一近
似乎其自信如此則 亦可謂一鏡非逆乎均之爲强顔可知矣戊申賊起 上語光佐曰予初欲鎭定而
卿陳有倫無患之說予今始服卿周密也以此觀之則光佐之爲忠於戊申可知矣然其所陳戎嚴譏捕

之疏真可以為忠於上而不同於賊之驗也則泰徵亦能捕納成琢金玉成矣亦可謂泰徵不同於賊乎又其賊招有謂獨光佐李森有忠節不可動之語苟可以憑此而為信也則亡𢷁所謂命恒之違約天也奈何者獨不足信乎況森名又出於麟佐之招而森則待命矣其言果足信乎縱使光佐實無通諸賊為內應之事其有逆心於 聖上而唱嗾維賢以成諸賊之舉而畢竟欲其得志 則坐取陰倡之功不得志不失朝廷之爵祿卽其志灼然也然維賢被拿至京之日稱有母病釋之而翌日亂作則謂光佐不知其情難矣

昔宋真宗有疾大臣冦準承上旨請太子監國丁謂閧之曰卽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夫幸國家不幸欲逞其志卽小人之常情爾然以謂之奸其言止此而已而彼賊徒之疏乃曰皇天必欲亂亡我國家是謂 聖

上監國則國家便亾矣噫以 聖上地處而其言如
此則是非 宗社之逆臣乎乃恭億所啓癸卯正月二十八日
曰朝家自有別薦人才之令而尤宜崇奬奮忠抗慨
者故叅判權珪昇疾抗辭至遭嚴刑鞫問之啓此固
人臣之大節及其改紀之後廟堂將有陞擢之議而
不幸老病遽爾身沒同時陳疏之人俱被顯擢而珪
獨先逝誠可嗟惜樹立如此之人固宜追加褒贈以
示表奬之方而恭耉錫恒同聲而褒贈矣噫褒奬賊
珪爲樹立大節而又引昇疾二字者其用意之凶狡
不有甚於賊珪乎甲辰敎文之搆言罔極以宣八方

其爲上承一鏡之教文下啓戊申之凶檄卽人皆言之則　聖上亦豈有不聞乎門生天子定策國老彼謂何等語耶唐末昏亂之世宦官擅國弑鎻維意而立其所好或捨太子立旁支或廢賢長立幼弱故范祖禹以爲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若我　聖上則以三宗血脉由　肅考之遺意　東朝之教命　景廟之手書而定爲國本則謂亦立不以正乎若以不待　君上之命而出於臣下之建請爲不可則韓琦之袖進漢史孔光傳范鎭之頭髮盡白皆可以被定策國老之名而英宗亦當爲門生天子乎而司馬

光疏曰向者臣進預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甌可勝言哉如光此言則彼兩司語直是寫出羣凶當日之心而決不可亂施於當立之君預建之臣矣泰億豈不知此而乃敢當筵脅持其欺 聖明甚矣噫兩賊之生逭王章憤結神人而死後懲討訖無其日其故何哉蓋其譎獪殊倫占盡狡兔之利規逞素蓄則潛裝凶圖於事機文字之間以唱衆逆之謀慮事不成則大飾言貌於

王莽止寧有一本作王莽之涕泣固讓逆覦之垂涕刀争此豈有真誠

章疏奏對之際以結人主之寵此豈 聖上所以深
陋其計雖已略察其情迹而疑其終有所可取耶夫
涕淚情見而大奸則能詐無情之涕王莽之欲簒位
涕泣固讓逆覦之於已巳沂涕苦諫寧有真誠惻怛
感觸情性而然哉然猶且能之而售其奸況其飾情
之辯罔人之智雖使聖哲當之有未易猝卞者乎此
帝堯所以有姑試伯鯀之意也彼吳命峻疏曰 筵
奏章疏令人代著言言諛悦事事推謝惟恐一言之
不合一事之見忤又曰甚矣其掩人耳目求媚固寵
之術也又曰 筵席進言只賭 殿下之樂聞雖以

命峻之黨凶盖不忍其情態而其言若是矣孰此而
推其餘則 聖上之所以終庇兩賊盖不專出於安
反側懋蕩平之意也噫以此之伎倆得掩其彌天罪
惡豈非無法理之極歟彼輩之於壬獄諸人至今靳
靳不已者實非有意於四大臣也亦非有意於五人
也只是欲留存獄案以實鏡虎之言也故自辛壬以
來彼輩之論及三手之獄訛不以四大臣爲言者不
曰四凶則必曰元惡大憝當此之時非無今日之五
人而惟其有四大臣故韋布之徽固在其所後矣是
故進言者稍涉四臣之寃則輒曰貲桓温之切訟董

卓之冤李義淵疏後明彥疏而又慮不殺言者獄事沮敗則曰
賊淵謂 先王有疾而有若出於羣下之定策者然
如其意則 殿下所以受之者其將謂不受於 先
王之所授而乃受之於其時羣下耶尹容又曰 殿下
於其時猝受此輩之援立則以
王之心其果能安於此而後世謂 殿下如何耶竊
瞯 殿下於嗣服之時雖天人咸屬繼體當立而猶
且涕泣固讓哀動左右不以大寶爲悅則宜嘗以凶
徒之所援立有所假貸於此輩耶明彥又曰其賊肚逆
腸實繼於順集健采之徒而 殿下不卽明正典刑

國乘書之野史記之則必不免後世之譏議益寬而忝
億則直曰不能討亂臣賊子春秋書以趙盾弑君筵說
云爾則其操切上下使不得開喙於壬獄如是矣及
乙巳之初 天心悔悟首復四臣之官而五人懸恤
之典亦次及之則四臣者固顯其忠而五人亦明無
罪矣不幸任事之臣不善承當曾未幾何 天厭周
德周德謂老論而伺釁逞憾之徒又從而撓之於是守局
面既換而誣案如故然其忠罪之一伸一屈顧何加
於已死之諸人哉逮夫戊申之賊變出而諸臣之志
益白羣山之情益見則 聖上於二者之間旋討旋

置或仲或仍而至庚申則有縣劉爲逞碍逼何處之
教而盡雪四臣之寃則彼持壬棻以爲命者知不
可復以縣劉爲言故乃曰四大臣本無瑕疵之事又
曰辛丑之 建儲代理壬寅之鞫獄分而二之臣之
本意也（庚申十月二十五日顯命筵對）而其所以驅急僞詩之獄
以逞其脅持恐動之術者則又一循寬億之套以爲
不下僞詩虛實則 殿下皎然之心將無以暴白於天
下後世而相與呼泣於前曰吾君必無是事矣臣等
只欲 殿下立於粹然無過之地噫詩發之日 聖
教既曰龍澤似見欺於白望而以其有前欲擊錚一

事故雖彼輩亦不敢謂其家自做矣乃白望旣蒙
聖意之特伸則見欺者尤何罪焉而猶敢肆然而名
之曰締結幽陰事關　景廟噫此其意果若謂　聖
上本無與聾於當日之事而其所謂交通締結但如
空谷號風無與於山體則壬寅之獄何以挑動私謁
而脅然沈尚吉金省行而庚申金福澤酌處　命下
之後又何以爭之曰人臣私覿無得生之理而必致
之死乎噫其唱爲粹然無瑕之說以見其若有與聞
則爲　聖躬莫大之瑕累而又把持其有所與聞之
迹使　聖上措手不得而墮在有累莫脫之歸盖其

紹述鏡布讐誣 聖躬無所不用其極其曰事關
景廟者亦不過以略干人爲誣 上之左證也而必
呼泣於前亦安之徒守死新法之餘規也宋神宗見鄭俠流民圖欲罷新法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一朝用狂父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越明年辛酉 聖上誕降綸
音有以予爲逆魁置予逆案之 教而盡銷三手之
案將大有處分則彼計無所出而知不可復以三手
爲言故乃亦曰三手之說亦臣等之所不信也出壬戌閔昌洙疏要以不異於目前而冀合於 上心也然其所
以從前把持而自謂義理者終不欲其一朝落空無

所歸宿故乃以貪天爲切別爲布衣之罪而此不足
以爲逆故文致於詩案而仍復脅之以事關　景廟
則五人者終與鏡虎作對而不脫丹書之名矣噫辛
丑一鏡之疏即壬寅虎龍之變書也此非　聖教之
所言乎彼豈不知而乃敢曰辛丑之　建儲代理壬
寅之鞫獄分而二之者夫豈自謂其成說而壬獄分
二之說亦既變而爲三手之說所不信矣然所謂三
手者亦不過曰外內交通作賊於　景廟耳今曰締
結幽陰事關　景廟而謂之逆則其有異於三手之
說者乎則何以曰三手之說所不信也其左右遷就變

幻名目以欺 聖明而持壬獄如此而前日所謂四
凶元惡今則曰無所瑕疵則其本無意於四臣果可
見矣又何有於五人哉況彼之所以爲說者乃以庚
子前後爲關棙而其言曰庚子六月初八日以後爲
建儲代理事而若在初八日以前則 景廟方在
儲位復爲何事耶又曰此事若有 先王之遺意
則保護 聖躬之人不當仍置逆案庚申冬顯命疏又曰李
廷熽之爲 建儲疏國家陰受其賜故畀以陞資之
任而其時從中籍重之類宜皆痛斥矣演明疏夫丁酉
以後 景廟固亦方在 儲位矣然而 肅廟爲保

護王子而有托付內外之事則豈非爲後日無窮之
慮者乎金李二人旣曰爲相臣所薦受知於 肅廟
而庚申冬 筵說題命曰閔亨洙言丁酉以後肅廟思所以保全兩王子內而托於東朝外而托
於大將李守恒因大臣而 又得二人旣天紀龍澤也龍澤家有 御賜詩云云 上曰何謂也二人謂誰
某而何採詩云耶題命曰乃肅廟親製而使殿下書之云云矣云云云題命流涕而言曰臣等苦心每欲
矯殿 下粹然無瑕云云 上曰是不但誣予筆蹟乃誣 先朝御製寧不痛乎予與卿等在時當卞之
矣又曰爲霍光者爲韓琦難之敎有意而屢歎矣獨對卽於此堂也亨洙所謂七臣事誠然矣云云壬
獄之起首被憯毒當日受托之將相亦同其禍而趙
聖復之疏陳代理而竟被逆律李廷熽之泛諸 建
儲而亦至竄斥則諸人一死之必由於爲 聖躬之

故不待百年而可明矣苟其體 付托之聖念有以
護 三宗之血脉則是固 肅廟之遺意也受知之
虛實僞詩之有無元無論矣凡曰藉重而僞爲者本
以夸於人而爲重也終不成自謊而止耳如曰僞爲
而夸衆也則已非一人所獨知矣虎龍之告諸因之
怡胡亂萬端而何其無一言之及此詩也向所謂不
蘖於壬寅恐其猝及 當宁而然者 庚申冬還說 固見其
必出於爲人所欺而撩一死爲 聖躬其心亦可諒
矣彼豈不知其寃而必籠罩爲說歸之以藉重之律
者其意固不在於證 上之誣者乎噫雖然此豈獨

凶徒之所能爲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固有身處巖穴之中而死於國事者矣是故貴戚高士也業適儒者也而當國家急難則宦官宮戚之間同與之周旋矣然而後賢之尚論名不貶而節益高而乃世之以淸議自命者深詆其韋布而死者靡有餘力而凡其罪之之目乃所謂貪天爲功貽累 聖德則此本聲凶所嘗聲罪於四大臣之餘論也甲辰益寬踈云惟彼聲凶敢懷貪天之心要得定策之功此劉安世之所以請罪四凶者也爲人臣而以定策爲己功者其果有計存於宗社者乎始則視如奕棋終至不奪不饜寄操懿温之類是也今其血黨謂有定策之功貸其逆集之罪暴揚辛丑之事云云又其樂觀時變以就功名者

須學倀鬼之伎倆故羣起而應之有唱斯和爭鳴喙
喙則　聖上固已飫聞之矣故當庚申以前　聖上
之所以處金李兩相者固果何如也然而舉世同辭
咸訟其寃則　聖上爲其公議伸之而彼亦無奈何
矣惟此四五儒生素爲淸議蕩平之所擯而浸潤於
聖聰者可以爲投間抵隙而存留壬獄之資故彼
懷鏡夢之心者乃復外襲淸議之說而陰濟紹述之
計則大訓後禮判申思喆戶判徐宗伋上疏云云伏聞因一二將臣藩臣之徑遽求對末段文字有
添改以下之　命云臣等誠不勝訝惑憂歎之至噫今玆大訓蓋將垂之不刊傳諸無窮者也其體尤重非
可苟然此　聖上所以引三大臣於前與之商證論親撰一通彼二臣者之肆然請改誠莫測其意而乃

聖上深入其言不復詢及於在廷遽爾改下不惟
有歉於執德堅固之義憤摯措之顚倒何哉况彼兩
臣之所達庚子以前之說何所據而發耶若曰壬寅
誣案有此等絕悖之語而兩臣引以為證則是其案
雖毁於今日其說實行於暗地不然則兩臣何從而
知之而貿言於 君父之前至請以添入耶云云丙
寅六月初三日 筵說顯命曰鄭賓之所以罪臣者
一則使堯傳舜授不能正大光明云截去臣言之首
尾孤行此向有若臣敢論 殿下傳授之體者然此
豈臣子所敢為耶然使之一字猶此可見臣之語脉
矣此是臣以為龍紀輩貪天為功欲使云云之意也
殿下旣用臣言書於大訓垂之千秋萬代若曰譏
蝨白徒么麽布衣欲曀等敎是也至於脅持君父
云則庚申年夏臣與領左相入侍論辛壬反案事領
相意則以為席 龍之告一鏡之案旣無可問一併伸
雪此則出於為 殿下臣則以為有一毫事關 皇
兄者則不可饒恕此各出於臣子為國之誠而 殿
下用臣言有事關 皇兄者誅之無赦之敎矣
聖上亦謂其公議所擯而不復加惜矣噫此果出

徒之所能無挾而自遂者耶雖然前後懲毖之典
臨筵辭教俱見 聖意之所存則豈以五人真為逆
私竊以自望恤典時 傳教觀之則凡其誅褒與奪
非能出於好惡之本心有可知矣已巳十二月筵疏上曰白望之
恤典則或以予為私乎左右相金若魯曰誰敢然乎上厲聲曰卿等事予故言雖如此而必以予為私者
矣且夫所謂貪天為功貽累 聖德云者即朱子嘗
用之於韓侂胄矣其已有擬疏曰今有早懷姦心預
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不顧其仰累
於 聖德妒賢嫉能欺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
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屛絕則何以明公

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彼前後凶黨及淸議蕩平者之所以爲大臣儒生之罪者亦未必不以是爲口實矣然惟此律名如可以人人而施之則當日定策之人不獨侂胄一人以言乎宰輔之賢則有如趙子直也以言乎儒林名士則有如葉正則矣曾未聞等以此論斷何也然則侂胄之得此名政以其得志之後禦下蔽上而審其前日之爲必出於貪天之功也如此而猶以定策之功而不加屛絶則是所謂畏聖德也不然則聖人不逆詐侂胄而無後來可迹之姦贓則何以逆探前日之心也故使侂胄而功

成遜頎矜守名節則爲子直可也爲正則可也豈貽
累之足言哉況可以此而例勘定策之君臣則漢之
張良四皓宋之韓馬諸公亦當曰早懷姦心預自憑
結而惠帝英宗俱爲有累之君乎然則茲事是非之
體存乎其人不係其事也大臣儒生曷嘗有佗胥之
贓迹而欲以其罪罪之也噫清議之生時輩得之以
成蕩平究徒得之以存誣案擧世滔滔而成一大團
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豈非天耶閔掌令翼洙行狀曰彼外假蕩平欺藏上下者自謂與鏡虎不同然其所爲無非傳法於鏡虎者而其情狀尤巧惡盖欲竊取祿位則莫不以鏡虎爲逆壬獄爲可雪而必當置若干儒生於獄案目之爲逆以證壬獄之非誣將使二君父無以解脫

於來世之疑王大夫何可與此輩同朝而名爲士類
者不免比肩而任則便謂此輩異於鏡帍而自不覺
其同歸於亂賊之黨其亦可哀也 嗚呼使 聖上終不能誅亂賊伸
冤枉以雪其罔測之誣者雖因群下之淵而所以致
此則蓋亦有本乙巳 筵教 三月初二日 嘗曰大舜處畎
畝之中三年成邑五年成都此豈非聖人自修之道
乎予若有自修工夫當初建儲之後豈致人心之疑
惑乎古語曰投鼠忌器向來所謂廢立簒奪云者推
而言之至及於何地耶自不覺其上逼於不敢言之
地何其無忌器之意也予若有自修工夫何至於此
儲位既定之後事端層生宮闈之間亦生變怪皆由

於不能自修之故也東宮問寢視膳外雖不干預朝
政然侍傍提撻之事古史亦有之予則只以事關自
己有所不敢而至今日始言是雖伊日事勢之不得
已而實有負於 大行朝建儲之意矣噫 聖教之
自引固謙謙之盛德也然以大舜之德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而乃亦有四凶之不服則豈非所謂一種凶
逆雖聖人有不能化之者耶況其心計之凶逆有浮
於四凶萬萬者乎然而大舜則以其不服於己而攝
位之初舉堯之大臣而誅之不起矣 聖上建儲之
日乃以事關自己而不敢言凶徒之情狀則固已欠

大舜之心量作爲矣乃大舜之所不能而欲以文德
化凶逆其勢不已難乎惟此不能自修事關自己深
爲 聖心之所病而辛壬間乘時肆凶者又皆甲戌
丙申後廢事之類則 謂其怨毒之發由於 肅廟
處分之大嚴進退俯仰之際消長勝負之間有以致
此而遂有泯是非釋恩怨使之白黑適均彼此相當
以講蕩平之意矣乙巳三月初二日筵說上曰大抵朝象之歧貳在先朝不至
若此之甚矣始以斯文事 先王之處分至嚴
形諸文字垂之簡策且於 大行朝疏批極其嚴明
故一邉之人舉懷怵畏之心乘機而發盡驅諸臣於
惡逆之科求其所以然則果由於何地耶壬申十二
月初三日傳曰噫三十年亘于中者今日洞諭大
小諸臣咸聽知悉噫以予涼德臨御今幾三十載而

恒日苦心調劑二字噫非予則今日諸臣餘者鮮矣丙申以前奚至於此而一自斯文轉輾于深至於辛壬而極矣甲辰嗣服後若不竭心調劑彼此報復相殺乃已若此之故世間豈有閉閣之君却膳之君聽命之君乎甚至於今番却藥噫是誰之咎寔黨人之咎於是負犯至重者首被獎擢有若雍齒之先封而閔相國乙巳袖劄云殿下慮人之或疑其為自己復讐容忍半年認賊為子不惟不討而已新政之初擢鳳輝於輔相此真所謂以德報怨而伏聞筵中至有比擬管桓之說可謂太不襯着云云雖以一鏡之誅斷自聖衷則嫌於報怨事由他人則近於愛憎故亦必隱忍數月假借於自中之言以冀其無所歸咎甲辰十一月十二日承旨金東弼入侍時伸救一鏡以為不過為妄發之罪則上曰一鏡處分亦非見李鳳鳴疏然後即為也取入承宣疏而見其有衆皆譁然之語然後乃知其公議而始有處分矣凶徒由是窺

見深淺謂可以行其計而大肆誘脅之說 景廟有
疾而論者言之則脅之以誣 先王導之以誅大逆
而 聖上從之則當日 聖上之入升 儲位既無
其端而壬獄之萌非有由於凶黨之欺蔽也於是乎
聖誣益深矣必使 聖上藏怒施恩於危逼 聖
躬而人所共知者然後得為各為其主如齊桓之管
仲唐宗之魏徵而以賓賊鏡之言故慮或存心於討
逆則脅之以反 景廟誘之以懋大度而 聖上從
之則誣益深矣 聖上於推戴 建儲之臣必加誅
絶然後得為罪其不忠於前而忠於後如漢高之戮

丁公宋祖之薄王溥而見其爲貳於 景廟故慮或
事及於仲桂則必脅而持之如前日所謂豈以凶徒
之所援立而有所假貸於此輩後日所謂粹然無瑕
者矣於是乎 聖上從之則誣益深矣而旣以白黑
適均彼此相當爲蕩平之本故李義淵方萬規之疏
初承 例批雖凶徒脅之不已而猶不至死 甲辰十一月初
六日李疏上 傳曰云云今後若以此事更爲相擊
則豈無感傷和氣之道乎此等護黨之言雖日上十
章予則不用噫爾近密之臣先務寬平之意云云又
答尹容疏曰義淵旣施屠配之典則何可必殺而後
始正王法耶乙巳正月初七日 傳曰今觀方萬規
之疏疏末所陳大意雖好至於冀顒二字云云是所
謂日昨 備忘中今不可言
者也誠極駭悖削去仕版 及一鏡誅死而義淵亦

戮甲辰十一月初九日倫忠記曰昨命島配義洞今又削黜一鏡乃明好惡也乃破朋黨也十八日
島配罪人義洞因山後設鞫嚴刑次爲先嚴因旋義圍籬安置罪人金一鏡與義洞一體設鞫嚴問事
榻前下敎天海事發而萬規亦誅十二月十六日禁府天海拿因啓同日倫忠
記曰方萬規疏中指意極其究悉不可不一番親鞫方萬規拿來設鞫皆所以塞凶黨
之怒弭禍亂之策也然而終致戊申之變則又恰出
於彼輩占盡局面之後而其渠魁授首者正所謂豈
伊異人則彼固知不可捽逞其志而戴天履地之間
將無以自拔於凶逆故乃復相賊其情窮勢蹙無復
生理者以示不同之迹又揣 聖心之厭亂惡黨思
用舊人戊申討逆時 倫忠記曰朝廷之上只論其色目不取其才能甚至於攻黨之際其言之

流於獘觸於上不自覺焉以陰凶不軌之圖敷演其
說添出凶言惑世誣民至於此極而尤切痛者入於
賊中者無非名士大夫世家大族也此豈飢寒之所
惱乎乃黨禍之釀成嗚呼每以蕩平爲教爾等視若
文具今則非徒幾也其害若此如是而後猶有樹黨
護私之心乎又 御製勘亂錄序曰不幸黨痼之害
初則不過因好勝之心一轉而遽生疑沮再轉而竄
出縣翻三轉而煞戮相加以至於誣君父犯惡逆之
境此正夫子所謂無所不至者也吁嗟臣僚勿曰凶
逆之輩本自梟獍於我何有究其本而警其心尋其
源而痛其骨段
圖日新云云 則稍復收召丁未後廢事之類以資
蕩平之治如此則既可以不失權柄而亦育生聚亦
將不把手脚而無不爲矣 聖上不察其先在凶徒
之所計而自謂吾威中有恩足以驅使制伏而亦可
以平其怨憤思亂之心遂歸之以平亂安社之功籍

之以三黨皆逆之 敎矣噫凡人之爲惡但恐爲在
上者所覺而不敢肆耳彼見 聖上洞其情節而猶
不敢加罪反示恩意而恱之則更何所顧忌哉於是
氣豪意健其勢益張彼軟熟邪暗遺君後親惟利是
趍而彈冠振衣以赴風雲之會者固已樂其呴濡而
與之泯然矣其或有粗知忠逆之分而欲伸大義以
明 君誣則 聖上輒以刑威震之以答彼輩之意
而所謂三黨皆逆之 敎則始以流傳之說別爲兩
大臣之案而卒又移之於五人矣噫彼二黨之爲逆
非面辱 君父則乃稱兵犯闕藏蠱搆禍挾匕入闕

窮極千古之惡雖使其死友血黨夾利口操刀筆盡
情纂組而終不能全掩矣此之所謂爲逆不過以中
間流傳之說則流傳之說本不足以罪人而抑其達
之於 聖聰者其爲意要在於 建儲之速成則彼
所以籍重而恐動之者亦安知果出於其人哉況其
所以爲說萬萬事理之外者乎閔氏家乘記畧云諸黨俱有逆之教則
蓋曰徐德修以効力於建儲事目作爲都目以納而若不自內應以周旋則領相將有擇之計此則所
謂老論之逆也庚申冬遂說上曰慈聞於辛壬諸臣事慨然常教以身爲大臣向不親自建白
借李廷熽一人耶又曰李頤命事誠斷斷無他而向來之人誠爲無狀矣其時紀澤輩亦以李頤命之栫
棘事轉聞於予矣金在魯曰天紀則非李頤命之親而能澤則乃其妻侄也豈有李頤命栫棘之言乎

上曰多爲譸張之言以聞於予故予亦疑之而枋棘
事盖以他事驅之而此輩猜忌之心也又曰紀澤輩誠
無狀時人割斷好矣寅明曰即今處分極精矣守而不撓宜矣又況其畢竟歸宿則
折衷於凶徒之言事關景廟之說而所謂凶徒之言亦不
過擬義疑似之間爾此已萬萬無爲逆之理而又有
伸救於此者則雖不能一一盡誅而輒復倒加以護
逆亦逆之律名以爲彼固逆也此亦逆也使不得相
驅以爲逆是舉世之人無一而非逆矣噫天下之惡
莫大於逆也今不明其爲逆之實不見其爲逆之害
則所謂逆者將安於心扭於耳不知其可惡可懼矣
何難於一朝而真爲逆哉噫其爲凶黨之地則至矣

奈如國家何哉朱子論振綱紀以厲風俗曰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何謂勵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惟其不能如是故數十年之間紀綱墜地風俗大變士大夫之間惟知愛身苟免而不復知有天下之大防一任凶逆之所爲而莫之敢言甚者與之周旋於都俞吁咈之際歪鼾袵席之間方且明其得意而不知所以爲羞矣盖其父兄師友之間自有一種議論文飾盖覆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者殆盡荀民之一門則盖其以下朱子與劉子澄書語此其勢幾何

不駸駸然擧入於亾逆之説也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猶尚有臭即事理之必也昔有爲權臣説者曰始則一諂侫媚君使其君謂我恭恪而親之中則以嗜慾中君使其君謂我忠順而悅之終則以威勢把君使其君謂我操縱而脅之及其被脅也爲權臣計無不用其極言觸權臣則君爲權臣而除之事關權臣則君爲權臣而掩之吾之親戚有不得榮而權臣之族姓先焉吾之願欲有不得給而權臣之所圖遂焉彼附而從之者事君則無切事權臣則有寵故劉歆之藝而事王莽荀彧之才而事曹操鄭冲羊祜之老成俊乂而事司馬

是豈能自爲權哉莽操借漢而重懿借魏而重雖得自成重而借之者非漢與魏之失噫 聖上之爲山逆做蕩平何其類是歟大舜分北三苗而頑苗化吾 聖上容護山黨而擧世爲逆則其亦未足爲仁術而不可使聞於隣國矣抑其惡毒之蔓雖曰由丙申處分而五年之間朝廷無事邦內乂安則推是以往 肅廟而御世雖百年治安可矣寧有如辛壬士禍戊庚逆變乎然則明卞是非施別淑慝果非速禍之道也是非不分淑慝無章實是致亂之階也 壬戌二月二十八日入診時 上曰黨習實爲支離矣金在魯曰黨習近來則猶可謂差勝 先朝末年間黨議轉激勢

如何決非今日之比而 聖教猶不動聲色而處分
矣 上曰其時則比之此世可謂盛際矣又曰若如
丙申之世則猶可伸縮而今時則不然矣然則 聖
上亦未嘗不知蕩平之無益於世道人心矣

嗚呼 聖上爲治之本意豈亶使然哉謂其如是則
眞可以做蕩平而化龍蛇爲赤子勘彼此息爭鬭無
復有禍亂之作而 聖誣自雪矣然人主所以制天
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有天理人欲之異
循天理則吾心公而所感者天下之公循人欲則吾
心私而所感者天下之私所感者公故天下一出於
公而吾之所欲不感而從所感者私故天下各營其
私而吾之所欲有不克濟公者逸而日休私者勞而

日拙是其人欲之不可循而天理之不可逆也故夫子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亦惟循天理而已矣而朱子所謂釋怨而構釁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疏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禽獸愈繁者固其所也爲之私而不循夫天理之極故畢竟所成就只是一團私意而朝廷之上使成利欲爭奪之塲刮靡者惟是諂諛訑訑而堂陛之尊生民之苦都在其度外矣王綱已解人心日壞凶魁逆孽棋布根據從中作計而益煽其說惟其悖

逆之深未盡登聞至其意態伸縮之間亦無不知況
賢闕之簿弼夢還錄縉紳之籍衡秀書贈而朝廷之
視聽殆同簿物細故則鏡虎之爲逆未可知也如是
而方且靡然而誦之曰凶逆已討 聖誣已雪其誰
欺天可欺乎 己巳十二月十七日 筵說 上曰予 脩經前古所無奇怪之事至聞弼夢順
觀之誣辱矣思之痛心予豈不欲遂苦心予云云諸 臣曰凶穢詬天罵日之說豈可留之 聖衷發於辭
敎也上厲聲曰卿言是矣而于今亦豈無懷此心者 乎壬申十二月請還收釋負 傳敎時 筵說云云
上曰建儲代理是豈逆也一邊人以建儲代理謂 之逆者是以予爲逆魁也老論則戀創於代理故不
欲從之少論則欲實代 理前日事故不欲從之朴文秀 俯伏而起若欲進言則 上厲聲曰朴文秀欲脅持
予耶無臣分矣安敢 乃爾文秀遂不敢言 於是乎蕩平之政適足爲助凶

逆之資而三十年苦心經營無一事如志則憤懣不平之意蘊結於胸中爲厥心病而欲有變改則既患脅持之至變亂之生而又惡處分之前後矛盾首尾橫決貶其聰明而爲人所笑矣遂至反復徼倖苟且遮護辭令之間引諭失當舉措之際聽令駭惑皆所以欲明本心之無他而不覺其愈入於凶黨之所誘則天下事無不有者將不獨蠱病爲然矣嗚呼戊申之變其陷於奸人之邪說不能自明其心而召致草野之僭亂正類朱夫子紹熙擬劄之所爲慮者甲寅封事曰陛下自即位之初便有奸人造爲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云云天下之人不知其爲小人之奸而直以爲

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朝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繽紛而會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然當戊申之時則其街談巷議偶語族談
而流言惑衆者惟彼凶逆之徒耳六軍之情固自親
附萬姓之心固自固結而嶺海草莽之間士大夫同
得此心者莫不憤凶逆之所爲痛 君父之受誣人
心所同天意攸歸姦莽無以行其計逆敎不能售其
力矣至於今日則三十年蕩平之政摧傷蕩汨之餘
上自喬木世家下至羣黎百姓離心解體無不受病
鄕前日之欲下 君誣者何限而至今寥寥乎無聞

則惟此一事可見其無復爲國向上之心而其所憤
而痛之者便復恬而安之矣一朝僭亂復有麟亮之
輩則天人感通之際寧有萬分之一幸乎朱子曰朋
黨之旣止於搢紳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其國必亡者
正謂今日之事也嗚呼固未有不亡之國而 聖上
之橫被惡名其將終於誣而已乎雖然此有一言而
可明者當甲辰 大喪之日 羣凶之所以媒孽罔測
之狀 聖上必有目擊而存之者卽位之初卽行究
問嚴刑而覈之一一得其情則誣可卞矣縱不能此
當其鞫一鏡虎龍之時嚴其隄防使虎龍不得徑斃

而窮覈其變書指嗾之人大加盤訊一鏡所供益肆
凶言則洪致中疏云一鏡敎文章疏中所書凶言及招辭所供自視以下之語其悖逆不道殆有
浮於虎龍云云權楮疏云竊聞鏡虎凶言有非臣子所忍聞者云云方萬規疏云鞫問之日逆鏡又以不
忍聞之疏益肆咆哮同情諸人微發其端云云亦勿徑誅而必究得其所以
誣 上之實亦閼辛丑鞫獄之漏脫者以覈儉烈輩
內外締結謀害 兩宮之情則誣可卞矣柳應煥疏云若其尚
儉之獄則伊時 慈殿誘敎稟出朝報使羣下皆見而同被鞫問之宦官尚有生存者此亦爲可問之階
矣兩逆婢自覺之狀窮問其同居親屬則許多情節可以究得云云縱不能此當乙巳
之初大小臣工贊 聖明更化之治勘究情迹敷明
事實使凶逆之伏法者寃獄之得伸者黜陟刑賞皆

得其當以之 聖心釋然無嫌疑之私群聽怳然無
名實之眩則誣可下矣縱不能此當戊申治逆之際
凶言根柢端緒旣發則紀畧云戊申治逆之際端緒或及於凶言根柢則光佐泰
億俱為委官稱為不忍聞之言或不加究問或汲汲在斃之一一按問而覈出源
委痛加懲討則誣可下矣勘亂錄維賢招曰賊招所謂不忍聞不忍言之事臣未
覺其為何事景廟大祥日遇有翼於哭班有翼語及甲辰國恤臣答以其時留門急招至環翠亭入而
聽仰則玉色如常大臣請皐復始知昇遐有翼以為環翠亭中獨與一宦而處身世悲傷仍歎息其時
酬酢不過如斯何以為不忍聞之言云云任環招世弘有翼内外相應之後曰其時唉天海凶言者皐今
有助矣又曰維賢作不忍聞之言欲玷污 聖德以煽動人心成其逆事云云引見時鄭錫三言希亮聽
維賢做出之凶言和而唱之傾惑人心半國之人陷為凶逆自賊環師魯等承款之後國誣始得快雪云

云趙文命曰逆鏡之甲辰凶言維賢取以爲甲辰後凶言天海詬天之輩皆維賢教誘之致自兩賊掐出
之後凶言根柢彰露無餘云云當鏡席兩賊之伏法也上下之議必曰凶逆旣誅禍亂必息矣然其同
情之賊依然故在故天海唱之訛言繼之而竟有戊申之變矣戊申之變果本於維賢而已則罪人斯得
之後禍亂宜亦息矣然而旋有庚戌之變而至於鄭夢還錄人心靡定則亦其同情自在衣鉢相傳而凶
言根柢本不在一維賢故耳縱不能此當　聖心有悟發以予爲
逆魁之教而盡銷壬棨之時彼有以事關　景廟争
之則必窮詰其所以關　景廟者何事推戴　聖躬
者何以爲逆　誕降指揮以明忠於　儲君者乃所
以忠於　景廟得罪於　肅廟者實亦　景廟之逆
臣　三聖一體理無分貳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兄弟一體也而彼必

欲貳之以爲爲 景廟爲 當宁之說者要其有鏡
侓之心并皆亟置王法而仍令詞臣論撰誣獄之本
末凶逆之情節處告 太廟頒示八方使一世之人
曉然有知則誣可卞矣夫能如是而 聖誣可卞則
其不能如是而 聖誣莫卞特人事之不盡非凶言
之難明也噫雖在似是之疑尊則不敢記曰不疑長
上今以人事之不盡而置惑於 君父之尊其何如
哉況人事之所以不盡專由於避嫌之說而實是羣
下之罪者乎惟此避嫌之端究極其源則桊耇冒嫌
之劉配夏虞仲之路 辛丑十月十七日聽政命下之後桊耇錫恒等請對 進說韓

配夏曰東宮虞仲之
德何安受此敎乎
賓始啓之矣是故　聖上居
儲之時已以事關自己不敢言逆竪謀害之罪而孤
竹清風之旨每發於　綵綸之際矣噫漢惠招四皓
爲羽翼而不失仁孝之稱宋英私見周孟陽論定大
策而議者無譏此皆正統之攸歸君命之所存故耳
聖上之入陞儲位旣由於　肅廟之遺意　景廟
之無嗣則頭顱之正奚啻前代之事也當辛丑冬竪
寺之變　聖上自以國事罔涯終不敢退守藩邸而
已巳十二月十七日　筵說　上擧辛丑竪妾輩欺
蔽　景廟危逼儲君之事曰其時　東朝下敎曰到
此之時勢將以王子跡使之保全矣予對曰今此
下敎臣之至願而事若至此國事則罔涯矣予之此

言非為予臣實為國家矣李陶菴乙巳疏 殿下出
閤辭位不止一再其困迫危懍何如而猶不敢輕干
棄之國以伸匹夫之節者亦為宗社也 亦嘗曰予不立則三宗血脉
遂非但 三宗血脉遂朝鮮必亡矣庚申冬筵說 聖心之
不為一身本自如是矣推是心以往雖當 建儲之
時有所與聞於羣議而真有求位之心豈當曰徒求
南面之樂而為有自私之嫌乎哉彼從事於誘脅之
術必令 聖上避遠定策之事者其心固可知而
聖上方且淪入其說矣舊臣之欲卞 君誣者宜有
以開悟 聖心打破嫌囮而乃若權愲之疏首言
殿下自在潛邸豈有一毫求位之心而前後被誣凡

幾違也自是以來進言者無不如是矣噫以此而欲
下今日之　君誣者何異於沐漆而求鮮揚湯而止
沸也昔宋哲宗初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司馬光曰先王之法其善者雖
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
父於是衆議少止既已安石之徒果藉之以紹述之
說則哲宗亦自疑其以子改父而遂至新法如故大
禍斯作矣故羅仲素以為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言主事而言也況

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
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卽理乃
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衆議則失之矣其後
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噫今之說者不能以理言之以明 聖上之與聞初
無可嫌而乃徒區區於俗套人事之間以爲本無求
位之心則正使有與聞之事求位之心其將爲 聖
躬之瑕累眞如凶徒之所言乎以是爲說適所以滋
聖惑而堅避嫌助凶言而資欛柄也自是骫亂無
已
聖誣彌甚識者之浩嘆不獨紹聖之遺恨也噫

不見其弊何以圖新今雖國勢之岌嶪已難爲力苟
有能開悟 聖心深推前事之失而痛去嫌吝之私
直將事是非本末隱顯曲折一一説破使中外皆知
當日之事情而無有一事之疑眩則其間忠逆之分
誅褒之當不待計較論量而必有自然之定論矣
聖上於此一循天則無如前日之作好惡而亦下責
己之詔痛明前日之擧措辭令果非誠心所發而又
明其所以不誠之由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
日廓然清明則平日臣子之眩瞀迷惑者固當歡欣
鼓舞如夢斯覺而雖陰懷鏡夢之心者亦必有遷心

改觀同睹日月之耿光而無復陰陽之離合矣何以
明之今日士大夫於當世物色豈其本心之所樂而
惟其為人主之所向勢利之所在故大則忘父兄
之怨小則泯好惡之情爛漫同歸而不恤名義之可
懼矣夫如是則風俗之變惟在政教導率之如何爾
人心本明義理不亾彼外行君臣之禮而內懷鏡夢
之心者自視其身心本末其於古人所謂為人臣而
懷二心者果何如也此其人豈獨無羞惡之良心而
亦豈不知天下後世之終無理以容此人哉況其所
為懷此心者亦豈有真知實見自謂其不可易者乎

是不過胚胎擩染於鏡夢獜亮之餘而　聖上之刑
政失當使其生心而致此耳誠能痛析是非昭示典
刑去太去甚昭融蕩滌使才者不失其富貴不才者
無所致憾則彼旣咸囿於光明正大之域而見其爲
善可之樂爲惡之無益則孰不轉身洗心思所以全
其名節而不愧於神明哉況彼鏡夢獜亮乃其平日
之所口斥而爲逆者則誠亦何心而終守其說甘作
天地間二心翻覆之人哉是雖逆冒凶孽且恨從善
之無門況其本在於脅從之科蹈利之中者乎如此
而處置得宜臣主俱榮擧一世同情忻合無復前日

之烈像則蕩乎不足爲矣禍亂不足慮矣此誠一擧
措之間而轉危爲安之幾也蓋當乙巳之禍羣凶嘗
誣 恭懿大妃陰主尹任之逆謀矣若 懿殿之受
誣三十年而不能白亦由於當日廷臣之不忠力故
李文成曰人臣事君有犯無隱乙巳之禍冤通天地
憤結神人今者大臣不敢擧乙巳三司不敢擧削勲
使其不知則非智也知而不言則非忠也擧大事動
人主者雖至誠貫石猶懼不格況以穿鑿之智瑣屑
之誠欲以感悟君上安能濟事乎噫向無文成之明
誠則乙巳之冤終亦無雪而已矣若辛壬之獄又豈

乙巳之比而鮮有以　君誣所闕而謂不可不白者
雖或以　君誣爲言者顧以許多私意夾帶於其中
義理不明色態先見曾有羨自若心動以眞誠或幾
於凶徒之欲存誣案以持　聖躬之心者乎天下事
無大小無善惡誠則濟不誠則不濟如是而其能感
天心伸大義乎惟其不誠故言若不入而徒激
天怒則又從而唱之曰無益於事不成而適增　君
上之失不如不言之爲善也於是乎相率而以言爲
戒苟偷目前之安而隨之以蠱說之惑則　聖誣遂
無可卞之日矣噫今之士大夫進而享軒冕之榮退

而全田野之樂者孰非籍 君上之力也乃上不能出一死以明君臣之義不能垂空言以圖塵剎之報而反承凶逆之嗄氣置 君父於疑似黯黮之中以爲無可奈何而要爲自脫之計嗚呼其不畏于人不畏于天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眞今日之謂也史記謂武公和有寵於釐侯襲殺世子共伯而自立蘇氏作古史沒其事而辨之曰按毛詩柏舟之叙曰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初無簒奪之文且武公賢者衛人謂之睿聖武公奪嫡之事未可遽以誣之故疑而不錄也夫馬遷之於衛武本非有恩怨之可及則其所紀之事疑若公言而可信矣然事無理據則千載之下尚可得而辨之此固古人用心之忠厚也若 聖上之誣專出於孽凶之讐誣而爲今日臣子者曾不能以卞之從而有萬有一分之疑則其亦自處甚薄而不足爲蘇氏之

罪人矣故唱為布衣可罪之說以資凶徒而使壬獄
仍以不伸者實是同歸於一鏡虎龍也以甲辰後
聖誣逾深而遂於凶言便存惑志之疑而諉
之於無可奈何者實是同歸於維賢構佐也

